

荀子讀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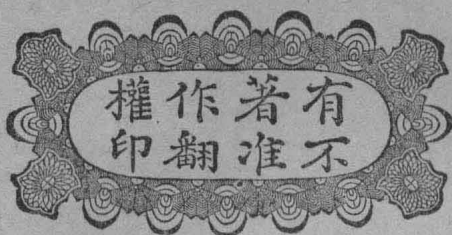
譚正璧編

學生國
學讀本

荀子讀本

中華書局印行

民國三十八年四月發行
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初版



學生國荀子讀本（全一冊）

◎定價國幣三元六角

（郵運匯費另加）

編者 譚正璧

發行人 李虞杰

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
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

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

荀子讀本序

荀子與孟子，爲戰國時儒家兩大師。雖兩家學說稍有錯迕，然其發揮儒家之精理而擴大之，則一。而荀子之學，不獨其門庭堂奧，有異於孟子，且有青勝於藍，非儒家舊說所能賅者。昔梁任公先生曾羅舉其大要，列爲七點，以供初學者之研考。茲更略擴其說如左：

一、荀子學術之基本，在於其性惡論。性惡論之旨趣，在於證明禮治之重要，故不認人類爲天賦知能所支配，而極尊重後起之人爲。其教旨曰：「化性起僞。」僞者，人爲之謂也。

二、惟其如是，故極尊學問，重修養。其教曰「習」曰「積」。習而積之，能使塗人爲聖人。故曰：「積善成德而聖心備。」此蓋與孟子「人皆可以爲堯舜」之說同其旨趣。昔人以爲孟荀之學，異途而同歸，此其一也。

三、學問之得，全恃教育之力量，故師道不得不隆，荀子主張「隆師」，雖似欲人尊儒而發，然其立論點則在於師爲教育力量之總匯，而亦卽學問所從出。隆師非隆人，隆學問也。此說則與孟子「雖無文王猶興」之說異旨。

四、名師或不獲親接，則求諸古籍，故荀子以傳經爲業，漢代諸經傳受，幾無一不自彼出。而其守師法皆極嚴。然其本人之學，則不專在經，觀於李斯嘗從之學帝王之術，韓非傳其學，而集法家之大成。則荀子之學，固不僅在於書本，而亦至切應用也。

五、人性本惡，而習可移改之，故荀子主重習而不重性。重習，則不問遺傳而專問環境；環境之改善，其主要者爲禮。此荀子侈言禮之大因也。禮者，「文物」與「條理」之結晶，故荀子對於繁文縟理，每言之不厭其詳，雖似煩瑣，實則是其精意所在，不得不爾。

六、「禮，時爲大。」荀子極主法後王，重人事，卽以此故。但亦並不絕端反對尊天與復古。古禮天道之於今有徵，而不反乎成俗者，儘可視之與今禮人道同，而齊類循習之。

七、禮之表現，在其名物度數。荀子既重時禮，故常教人對於心物兩界之現象，爲極嚴正綿密之客觀的考察，其結果與近世所謂科學精神頗相近，而頗有益於後生之修養。

荀子學術之全體大用，大略如是。本書刪去書中不重要者，存下列十六篇。其各篇內容，茲爲論次如下：

勸學篇 上半篇極言爲學之重要，以爲性本非善，待學而後善，且愈學則其善愈顯。其要點則在「善假於物」與「漸積而成」，以明教育之效能。下半篇則雜論求學及應用方法。榮辱篇 論榮辱皆由人所自取，而取辱之道，在於任性，故文中極多闡發性惡之語。其榮辱之分際，則在於如下之區辨：「先義而後利者榮；先利而後義者辱。」由此又可見荀子對於義利之辨。

非相篇 篇首一段，專斥相術之迷信，以破除俗人株待之心。中有一段專闢「法後王」之旨，爲荀子學說精彩所在之一。篇末兩段論談說之術，則可見其治學方法之一斑。

非十二子篇 本篇批評當時各家學派之錯誤，並箴砭學風之闕失。內中所述各派，與莊子天下篇中所述，皆爲古代學術史之重要史料，因其中有若干家今已無著述流傳也。

儒效篇 本篇專爲推崇儒術而作，故極言大儒所主之功。真正之大儒，不爲禮法所拘制，然其步趨無一不合於禮法。窮則立說傳道，達則利及衆人，此皆大儒之效也。

王制篇 此篇爲荀子之政治論文，中間論社會原理，有極精警語。但篇末自「具具而王」以下，文義沓雜，昔人皆視爲殘脫之餘，故本書刪除不錄。

富國篇 本篇論國民生計原理，全部皆極精。而其民富卽國富一說，尤爲眼光獨到之處。末兩段言「非攻」及外交術，文義與全篇不甚相屬，但與主題尙合。

君道篇 本篇論「人治」與「法治」之得失，而要義在於有能之人盡爲我用，則無才之人自然歸服，國家於焉富強，王霸之業於焉造成。全篇亦頗多精警語。

議兵篇 本篇論儒家用兵之術，不在得天時地利而在得人和。故勝敗之數，操之於人君，而不在於將帥。因民心之團結，在於平日，而不在於敵兵壓境之日也。

天論篇 本篇駁斥先天前定之說，主張以人力征服天行，爲荀子哲學中極有力量之部分。而對於天變人祲，主可以「怪之」而不可「畏之」，尤爲精警獨到之見。

正論篇 本篇雜取世俗之論，批評而矯正之，有似王充之論衡。而末兩段專批評宋鉞，甚爲可貴。因此可見當時宋學之盛行，及宋鉞所持學說之大概也。

禮論篇 禮爲荀子學說之中心，故本篇實爲書中主要之篇。但紬繹全文，似是湊集而成。僅第一段論禮之起原頗有端緒，以下則專言祭禮與喪禮，僅得禮之一偏，卽與彼自言「禮

者，謹於治生死者也」之主旨亦不盡合。但其文字大半爲漢人大戴禮記及小戴禮記所采錄，則可見其亦爲古代言禮之書之罕存者矣。

樂論篇 本篇專爲反對墨子非樂而作，故文中時見非難墨子之語。但其論音樂原理及音樂與人生之關係極精闢，頗足解持極端功利主義者若墨子之徒之惑。其文後亦爲漢人小戴禮記所採。

解蔽篇 本篇爲荀子之心理學。其言精深而肅括，最有益於修養之用。文中分蔽爲欲、惡、始、終、遠、近、博、淺、古、今十種，而解蔽之術，則主虛靜專壹。而推論之於政治，則主宣而不密，則蔽自不生，極爲有見。

正名篇 本篇爲荀子之論理學，條理極綿密。彼因有見於當時惠施輩析辭言物之弊，故主正名。而正名之道，則爲「有作於新名，有循於舊名」，卽變奇辭之新，而反聖王之舉也。性惡篇 本篇爲荀子哲學之出發點，惟文中語氣，似爲專訐孟子性善說而發。但其論詣精深，如論性偽之分，禮義之所生，塗之人可以爲禹，以及聖可積而致，在當時確能獨樹一幟。自「有聖人之知者」下，語氣與前文不相類，似非本文之所有。因其文尙可誦，故仍之。

除此十六篇外，其未錄者亦十六篇，爲：修身、不苟、仲尼、王霸、臣道、致士、彊國、君子、成相、賦篇、大略、宥坐、子道、法行、哀公與堯問。修身篇教人以矯正本性之方法；不苟篇教人審度事理爲適宜之因應；仲尼篇爲無中心觀點之雜論；王霸篇爲對當時立言之政術論；臣道篇述各種爲臣之道；致士篇言人君致士之方；彊國篇侈言霸道之非；君子篇極言

爲君之術；成相篇爲用三、三、七、四、七言組成之韻文，今人以爲係後世唱詞之祖；賦篇合禮、知、雲、蠶、箴五短賦及僊詩等二短文而成，此二篇皆爲荀子之美文；大略以下六篇，多係雜湊而成，決非荀子所自著。此十六篇在荀子全體學術思想上皆不重要，故不錄。

凡研讀古籍，其校勘與注釋頗居重要。荀子著作，據劉向祕書敍錄，則在漢時共有三百二十二篇，爲向去其重複，定爲三十二篇，題名「孫卿新書」。漢書藝文志另著錄孫卿賦十篇。隋以後，各史志皆錄孫卿子十二卷，而另錄荀況集二卷。唐楊倞爲作注，始重定爲二十卷，又改「孫卿新書」爲「荀卿子」，卽今通行本是也。清乾嘉時，校勘古籍之風大盛，於荀子亦多所修訂，其著者有謝墉之荀子箋釋，郝懿行之荀子補注，王先謙之荀子集解。王書最後出，係依據各家校注，擇善而從，采集郝懿行、王念孫、王引之、汪中、劉台拱、盧文弨、顧廣圻、陳奐、俞樾各家之說，而加以自己之判斷及發明，卷首又附考證二卷，凡關荀子考證之文字，幾盡蒐載。治荀之書，此其最精善最切用者也。

又，諸子之書，多出於其弟子或後學者之纂集，故往往題其人撰，而不必出於某人之手。又古人之書，凡弟子或後學所記，往往與本人所撰等量齊觀，在經尙有經傳之分，在子則合纂成書，無所區別。今人讀古子書，每見書中有述及其身後之事者，羣相爲訝，實則無須訝也。荀子爲書，當然不越此例，故其中如大略、宥坐等篇，顯同語錄與雜記，毫無組織。卽其他各篇中亦往往難以與題目不相干之文字，如非相篇之後二段與「非相」無關，天論篇之末段與「天論」無關。是皆由纂集者不加審辨之故。今人胡適以天論、解蔽、正名、性惡四篇爲荀子精華所在，其見極是，蓋此四篇，始爲出於荀子本人之著述態度而作也。

至讀荀子之法，亦可如梁任公先生所指示：『最初讀勸學篇，觀其大概；次讀性惡篇，觀其思想根核所在；次讀解蔽、正名、天論三篇，觀其所衍之條理；次讀禮論、樂論兩篇，觀其應用於社會所操之工具如何；次讀正論篇、非十二子篇，觀其對於異派之攻難及辯護；如是則可以了解荀子之哲學及其教育。次讀富國、君道、王制三篇，可以了解荀子之政治學及其政術。更次則榮辱、非相兩篇，間有極精之語，但不名一類，宜擷取爲補助。……』愚以爲儒效、議兵兩篇亦有精讀之價值，前者於儒術頗多推闡，後者可見儒家之學無所不用其極，皆爲學者所不可不知也。

本書註釋，十九依據荀子集解，間亦參以己見。至其體例，不出本書所屬全部之大凡，茲不重贅。

荀子小傳

荀子名況，字卿，戰國時趙人。

史記孟荀列傳：『荀卿，趙人。』

胡元儀郇卿別傳：『昔孟子爲卿於齊，郇卿亦爲卿於齊；虞卿爲趙上卿，時人尊之，號曰虞卿，郇卿亦爲趙上卿，故人亦卿之而不名也。』

江琬讀子扈言：『劉向敘曰：「蘭陵人善爲學，蓋以孫卿也。長老至今稱之，曰，蘭陵人喜字爲卿，蓋以法孫卿也。」此爲荀子字卿之確證。劉向不言「蘭陵人喜名爲卿，」而曰「喜字爲卿，」則卿爲荀子之字可知。』

或作孫卿，亦作郇卿。

劉向孫卿書敘錄：『孫卿，趙人，名況。』

顏師古漢書藝文志註：『本曰荀卿，避宣帝諱，故曰孫。』

謝塘荀子箋釋序：『荀卿又稱孫卿，自司馬貞、顏師古以來，相承以爲避漢宣帝諱，故改荀爲孫。考漢宣帝名詢，漢時尙不諱嫌名。且如後漢李恂，與荀淑、荀爽、荀悅、荀彧俱書本字，詎反於周時人名見諸載籍者而改稱之？若然，則左傳自荀息至荀瑶多矣，何不改耶？……蓋「荀」音同「孫」，語遂移易，如荆軻在衛，衛人謂之慶卿，而之燕，燕人謂之荊卿。……然則「荀」之爲「孫」，正如此比。以爲避宣帝諱，當不其然。』

胡元儀郇卿別傳：『郇卿名況，趙人也。蓋周郇伯之遺苗。郇伯，公孫之後，或以孫

爲氏，故又稱孫卿焉。』

王先謙荀子考證：『郇卿之爲郇伯之後，以國爲氏，無可疑矣。……古郇國在今山西猗氏縣境，其地於戰國正屬趙，故爲趙人。』

年十五，至齊遊學。時在威王末年。

史記孟荀列傳：『荀卿年五十，始來游學於齊。……齊襄王時，而荀卿最爲老師。』
劉向孫卿書敘錄：『方齊宣王、威王之時，聚天下賢士於稷下，尊寵之。……是時孫卿有秀才，年五十，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引作十五）始來遊學。……至齊襄王時，孫卿最爲老師。』

應劭風俗通：『齊威、宣之時，孫卿有秀才，年十五，始來遊學。至襄王時，孫卿最爲老師。』

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：『今按三說相舛，以年十五之說爲是。何者？曰「游學」，是特來從學於稷下諸先生而不名一師，非五十以後學成爲師之事也。曰「有秀才」，此年少英俊之稱，非五十以後學成爲師之名也。曰「始來游學」，此對以後之「最爲老師」而言，謂卿之始來，尙年幼，爲從學，而其後最爲老師也。且荀卿於湣王末年末去齊，至襄王時復來，則始來者，又對以後之一再重來而言也。據此，則荀卿之齊，其爲十五之年，明矣。考威王之卒，在周慎靚王之元年。荀卿遊學，當在威王晚世。史記儒林傳所謂：「威宣之際，孟子荀卿之列，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，以學顯於當世，」是也。』

其後不久，又嘗至燕。

韓非子難三；『燕王噲賢子之而非荀卿，故身死爲僂。』

陳登元荀子傳略：『西元前三一四間，當燕王噲時，荀子遊燕，以今考之，年止二十內外。……少孟子四十歲耳，案孟子公孫丑篇，「子噲不得與人燕，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。」又梁惠王篇，「齊人伐燕，勝之，」是齊人伐燕時，孟子正在齊也。荀子於燕噲未見伐以前黜於燕，則孟荀同時人也。』

自燕歸，重復至齊，宣王以爲列大夫。

史記田敬仲完世家：『齊宣王時，稷下學士復盛。』

劉向孫卿書敘錄：『方齊宣王、威王之時，聚天下賢士於稷下，尊寵之，若鄒衍、田駢、淳于髡之屬甚衆，號曰列大夫，皆世所稱，咸作書刺世。』

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：『自逝燕以後，重復至齊，亦爲稷下列大夫，而慎到、田駢之屬爲老師。』

湣王時，嘗說齊相田文，不見用，遂適楚。

桓寬鹽鐵論：『及齊湣王奮二世之餘烈，南舉楚淮北，并巨宋，苞十二國。西摧三晉，却強秦。五國賓從，鄒魯之君，泗上諸侯皆入臣。矜功不休，百姓諸儒諫不從，各分散。慎到、接子亡去，田駢如薛，而孫卿適楚。內無良臣，故諸侯含謀而攻之。』

汪中荀卿子年表：『本書彊國篇荀子說齊相國曰：「今巨楚縣吾前，大燕鰭吾後，勁魏鈎吾右，西壤之不絕若繩。楚人則乃有襄賁開陽以臨吾左。是一國作謀，三國必起而乘吾。如是則齊必斷而爲四，三國若假城然耳。」其言正當湣王之世。湣王再攻破燕魏，留

楚太子橫以割下東國，故荀卿爲是言。其後五國伐齊，燕入臨淄，楚魏共取淮北，卒如荀卿言。……此齊相爲薛公田文，故曰相國上則得專主，下則得專國。』

後齊國大亂。及襄王復國，仍來歸，三爲祭酒。

史記孟荀列傳：『齊襄王時，而荀卿最爲老師。齊尙修列大夫之缺，而荀卿三爲祭酒焉。』

胡元儀荀卿別傳：『襄王復國，尙脩列大夫之缺，諸儒反稷下。其時田駢之屬已死，惟荀卿最爲老師。於是荀卿三爲祭酒焉。』

襄王死，又去齊適秦，見昭王及應侯范雎。

汪中荀卿子年表：『襄王之十八年，當秦昭王四十一年，秦封范雎爲應侯。儒效、彊國篇有昭王、應侯答問，則自齊襄王十八年以後，荀卿去齊遊秦也。』

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：『考荀卿與應侯問答，稱秦四世有勝，（彊國篇，指自孝公至昭王也。）而曰：「憂患不可勝校焉，謏謏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。」（彊國篇）並不及秦師失利事，則荀卿遊秦尙在邯鄲一役之前。周季編略列荀況如秦於周赧王五十一年，是年爲齊王建元年，荀卿殆以襄王死而去齊，如孟子以惠王死去梁之例，黃氏之說則信。』

不久又適趙，與臨武君談兵孝成王前。

陳登元荀子傳略：『去秦後，晤趙孝成王，與臨武君談兵。』

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：『當齊襄王時，至王建之立，乃去齊適秦。返而歸於趙。大

抵荀卿留秦決不久。其去秦東歸，當在長平一役之前。遂留趙而值邯鄲之圍。荀子臣道篇極稱平原信陵兩人功，卽爲邯鄲解圍時發。以荀卿在趙，身歷其事，故盛加稱許如此也。其與臨武君議兵趙孝成王前，亦疑在邯鄲圍解後。其時荀卿年已八十踰外。」

但趙亦不之用，復過齊。齊人讒之，遂重至楚。春申君以爲蘭陵令。

史記孟荀列傳：『齊人或讒荀卿，荀卿乃適楚，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。』

又春申君列傳：『春申君爲楚相八年，以荀卿爲蘭陵令。』

汪中荀卿子年表：『當齊王建十年，爲楚考烈王八年，楚相黃歇以荀卿爲蘭陵令。本傳云：「齊人或讒荀卿，荀卿乃適楚，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。」則當王建初年，荀卿復自趙來歸，故曰：「三爲祭酒。」是時春申君封於淮北，蘭陵乃其屬邑，故以卿爲令。後八年，春申君徙封於吳，而荀卿爲令如故。』

陳登元荀子傳略：『荀子又不見用於趙，不得已而過齊。未幾，爲人所讒，乃至楚。蓋齊人親秦，而荀子非之，故不合而退與？退至楚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，其時正楚考烈王八年，卽西元前二六八年，卿年乃八十一二矣。』

此時李斯，韓非俱從之學。

史記李斯列傳：『年少時，爲郡小吏。……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。學已成，度楚王不足事，而六國皆弱，無可爲建功者，欲西入秦，辭於荀卿曰：「……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，此禽鹿視肉，人面而能彊行者耳。故詬莫大於卑賤，而悲莫甚於窮困。久處卑賤之位，困苦之地，非世而惡利，自託於無爲，此非士之情也。故斯將西說秦王矣。」』

史記老莊申韓列傳：『韓非者，韓之諸公子也。……爲人口吃，不能道說，而善著書。與李斯俱事荀卿，斯自以爲不如非。』

陳登元荀子傳略：『荀卿周遊天下，老而無成，而李斯之臨別辭，則曰：「詬莫大於貧賤，悲莫甚於窮困。」使荀卿此時不爲蘭陵令，則李斯未免當面奚落其師矣。此亦理之不可通者也。』

後春申君被殺，卿亦坐廢。因家蘭陵。

史記孟荀列傳：『春申君死而荀卿廢，因家蘭陵。』

史記春申君列傳：『春申君相楚之二十五年，考烈王卒。李園伏死士刺春申君，斬其頭。』

陳登元荀子傳略：『西元前二二八年，春申君見殺於李園，卿於時廢，已倦於遊，世不能用荀卿，荀卿殆亦不復求用也，蓋其年可百歲許矣。』

著書數萬言。卒，葬蘭陵。

史記孟荀列傳：『荀卿嫉濁世之政，亡國亂君相屬，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，信禱祥；鄙儒小拘如莊周等，又滑稽亂俗。於是推「儒」「墨」「道德」之行事興壞，序列數萬言而卒。因葬蘭陵。』

桓寬鹽鐵論：『李斯之相秦也，始皇任之，人臣無二，然而郇卿爲之不食。觀其懼不測之禍也。』

胡元儀郇卿別傳：『因家蘭陵二十餘年。秦始皇三十四年，李斯爲秦相，卿聞之，爲

之不食，知其必敗也。後卒，……因葬於蘭陵。』

漢書藝文志：『孫卿子三十三篇。（名況，趙人，爲齊稷下祭酒。有列傳。）』

劉向孫卿書敍錄：『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二十二篇，以相校，除複重二百九十篇，定著三十二篇。皆以定殺青簡，書可繕寫。』

卿之弟子，除李韓外，尙有陳囂，浮丘伯，毛亨，張蒼等。

本書議兵篇：『陳囂問孫卿子曰：「先生議兵，常以仁義爲本。仁者愛人，義者循理，然則又何兵爲？……」』

同書楊倞注：『陳囂，荀卿弟子。』

漢書楚元王傳：『楚元王交，字游，高祖同父少弟也。好書多材藝。少時，嘗與魯穆生、白生、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。伯者，孫卿門人也。及秦焚書，各別去。……高祖時，浮丘伯在長安，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。』

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：『孔子刪詩授卜商，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，申授魏人李克，克授魯人孟仲子，孟仲子授根牟子，根牟子授趙人荀卿，卿授魯國毛亨，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。時人謂亨爲大毛公，萇爲小毛公，以其所傳，故名其詩曰毛詩。』

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：『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，申傳衛人吳起，起傳其子期，期傳楚人鐸椒，椒傳趙人虞卿，虞卿傳同郡荀卿，——荀卿名況，——況傳武威張蒼，蒼傳洛陽賈誼。』

荀子讀本目次

一	勸學篇	一
二	榮辱篇	七
三	非相篇	一五
四	非十二子篇	二二
五	儒效篇	二九
六	王制篇	四二
七	富國篇	五三
八	君道篇	六五

九	議兵篇	七四
一〇	天論篇	八五
一一	正論篇	九一
一二	禮論篇	一〇二
一三	樂論篇	一一六
一四	解蔽篇	一二一
一五	正名篇	一三一
一六	性惡篇	一四一